



古今攷卷之三十二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牛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報反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紫陽方氏曰此官牧人在前充人在後牧人掌牧六牲徒正四十人此

專養牛却徒二百人牧人中既言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皆曰毛之凡祭祀犧牲以授充人則牛人一官又理會祭祀享牛求牛似乎重疊彼陽祀用騂牲之純色則南郊祭天及宗廟康成之言是矣此言享牛康成謂之獻所以祭求牛明日繹祭之凡國之牛無不求則公牛二字贅賓客謂諸侯也牢祭以為殮饗積膳以為王國五積之積饗食賓射膳羞之牛與上文牛何異康成注王之膳羞亦由此王日一舉之太牢也或詳書或不書犒牛奠牛兵車之牛固不一小有司之事曉曉聒聒職人當作機謂之棧可以繫牛牽傍在轅外牽在前傍在傍去聲互謂為衡之屬盆簋皆器名簋音老盆音盛血簋受肉籠也此殺牲之後也然則其所設官重三疊兩小小有

司之事一一煩記之纖悉非周公之書也以授職人而芻之非古文也牧馬春分而野之秋分而廡之家牧牛晝放夜欄匈奴不然一切放之山谷曰谷量牛馬此之牧人六官牛人六官充人二官六官者分六處牧養乎充人掌繫牲而芻人亦二官牲固不勝其多然予謂周官一書不如漢書公卿百官表先敘三公次序六卿小有司具其下至簡不煩如唐六典神宗官制皆贅也

充人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拴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紫陽方氏曰充人之官微而贅祀五帝周以前無之別當庸辯

取火自燧人始庖牲自伏羲始畫卦重卦皆庖犧

尚書太傅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鑄木取火庖生為熟令人無腹疾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燧人氏沒庖犧繼之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曰庖犧氏是為犧皇後世音繆故或云伏犧或謂之宓犧一解云處以處為宓古伏字後誤。○劉恕通鑑外紀庖犧氏取犧牲以充庖厨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紫陽方氏曰書燧人以取火也有火而後可庖牲也包犧氏取犧牲犧專指牛然左傳雞憚為犧自斷其尾又韻書犧純牛色也韻云三牲牛羊豕而皆牲然周禮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皆牲也書

八卦者見畫與重皆始伏羲也文字不妨互見也書網罟見所取不但馬牛羊豕又有野獸也書儷皮殺獸則有皮也此上古聖人之有天下而為萬世法者佛氏立不殺之說愚民誣世也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字數

韻書馬部二百二十七字馬武獸也影樞文鬻古文

人罕用馬乎

權切馬一歲馬人喻切馬縣足馬知立切今作繫爾雅甚詳

牛部百四十四字牛大牡也牡莫后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牝

毗忍切畜母書牝雞之晨詩雄狐綏綏互用特牡牛父又獨犢

牛子拴體完也牢牲備又堅也牟牛鳴

羊部八十七字羊豕屬也此注未然蓋羊鳴美亡鄙切韻書切

字亡音忙今讀曰忘美人美物從羊

豕部八十字豕猪豨之總名而古文豕從豕也猪毛如筭豨別豕子豚豮文彘字在彡部居列切彘類也無人用豕字從彡他類切

犬部一百六十三字犬狗屬止禦從臭古役切犬視却不是臭字臭又切香臭總稱犬逐獸而知其迹故字從犬

鳥部二百四十字雞知時鳥又作雞又有隹部七十五字亦鳥也之惟切鳥短尾總名雅雀雉雞雉雄皆從隹而有此雞字此下注曰司晨鳥關關雉鳩之雉七俞切在此而雜字難字雉字集字隹字皆從隹難訓不易有此鳥

紫陽方氏曰此六牲六部字博學能盡知其所從來未之見也讀書作文略貴識字鳥之為物前古多稱百獸百鳥鳥部隹部

四百餘字則鳥之類不止於一二百種也麒麟瑞獸也在鹿部鳳皇惟鳳字在鳥部燕自作一部以鷺字為俗字

用特自舜典始 一牛曰特 豕馬皆曰特

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若言禴則考亦特一牛○史記五帝本紀舜歸至于祖禴廟用特牛○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儀禮特牲饋食禮○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乙佚特攻特○紫陽方氏曰書舜典用特此古書用牛祭宗廟之始也一牛曰特孔注也史記無注而祖下添一禴字古書言祖則兼禴矣互文也禮記郊特牲不注特字亦是一牛之義儀禮特牲饋食禮乃是諸侯之士以一豕祭先則豕亦曰特也周禮馬官之特乃馬之牡者亦曰特然則牛也馬也豕也皆可稱特

舜典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乃覲四岳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紫陽方氏曰此
祭祀類禋柴望之始也孔安國傳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
及五帝回疑類字解未是正文無五帝字但曰上帝漢始祀五
帝孔安國傳魏晉間人偽為之引漢事注尚書上帝之下添五
帝非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之說諸儒不同容他攷詳之別
見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皆望祭之群神謂丘陵墳衍古聖
賢皆祭之回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出周禮孔安國武帝
時人劉歆哀平時人安得安國預引劉歆書注尚書此所以知
安國傳之誤也訓柴則曰燔柴祭天告至不言牲幣訓望秩于
山川則曰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回謂天子祭無不用牛牲此傳始見
五岳四瀆山林川澤群小祀之牲名數未詳

高宗彤日不言牲泰誓犧牲粢盛

高宗彤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祀無
豐于昵○微子之命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天毒降災沈酗于酒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餽無災孔傳自來而取
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
牲用相容將食之○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泰誓下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紫陽方氏曰夫郊社宗廟之禮俱廢而民盜攘其
牲牲食之不亡何待

周武王柴望先祀周廟

武成武王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孔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紫陽方氏曰郊天之前先祭廟其來遠矣此亦未見牲幣之數

召誥卜洛牛羊豕之數

召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於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廟先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三

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肫越三日戊申三月五日召公至洛越三日庚戌太保攻位于洛汭今洛水北河南城也越五日甲寅位成位洛邑之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於乙卯三日用牲立郊位於天以後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又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以為稷社稷共牢○紫陽方氏曰此周公召公共營洛邑之初之祭也二月召公相宅三月丙午肫至乙卯成王與周公同至洛三月十二日也丁巳三月十四日也周公用牲于郊牛二

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三月十五日也詳偽孔傳所解似俱不然其說曰告立郊位告立社稷之位已似未當回謂祭天以告遷都在三月十四日祭地以告遷都在三月十五日非告郊位也亦非告社稷之位也何以言之新邑未有宗廟則不告廟而且告天地也此一可疑也借曰告郊位則郊有南郊北郊告南郊之位乎告北郊之位乎周法左宗廟在王宮門內之左七廟南向右社稷在王宮門內之右北向何以告立社稷之位而不告立宗廟之位乎此二可疑也成王年十三即位周公攝政歲在丙戌通鑑外紀何許紀年圖皆同六年辛卯周公制禮作樂說者謂成王即位之後方始頒行此年壬辰未見得周公即以后稷配天孔傳謂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

豕羊豕不見可知孔傳自是偽作正經無之而解經自立一說以二牛為一天一稷稷又有羊豕果何所據洛陽在此年末周公猶告成王肇稱殷禮於是遽用新禮以后稷配新邑告立郊位之禮其果然乎此三可疑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圜丘方丘鄭玄分為四祭陳祥道合為二祭周禮陽祀用騂牲祭天騂犢也陰祀用黝牲謂祭地北郊及社稷祭地其牲黑亦蠶粟而社稷太牢則用牛豕羊然古人多以郊社對言杜佑通典不言祭地之禮如何周禮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祭地但以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對天帝及日月星辰風雨師此回所謂古人多以社對郊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則以地祇對天神注地祇所祭於北郊及社稷而

通典乃於祭社稷之中入大司樂地祇之禮其禮三獻取血先瘞次禮神於王尸前薦爛及籩豆王酌獻尸為朝踐一獻薦熟宗伯亞獻尸食訖賓長酌尸三獻不如祭天七獻之詳回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其說甚遠杜佑乃以祭地祇之禮混於祭社稷之中故或者謂社即是祭地回謂此之牛一豕一羊一不過祭地祇以告遷都其牛二者不過祭天神以告遷都二牛之說回竊疑古祭天用一赤犢燔之於柴之上矣後來正祭薦熟別用何牲意者更有一牛與羊豕不然則所謂郊禘之事有全蒸者全體一牲已焚之矣祭尸薦熟之俎用何物乎若大禮冬至之郊以后稷配則后稷自別有牛羊豕而亦當立二尸二主乎噫古禮之難攷也久矣而又鄭杜子春周禮不同康成禮記

儀禮自一同為孔安國書傳注尤多非易王弼韓康注雜老莊學者白首窮經未易卒了也

孔傳社稷別有一說

紫陽方氏曰經文言用牲于郊牛二正義謂告天不言告地則牛二者一以用之於地乎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正義謂告社不言告稷而孔傳添稷在中皆互相見從省文亦告廟但不言耳皆省文然孔傳以勾龍為社后稷為稷本左傳魯語祭法若孝經及漢儒則謂社后土之神稷穀之神勾龍后稷人之神為配耳其說不同如此

孔傳社稷共牢無據

紫陽方氏曰孔傳社稷共牢正義謂經無明說郊特牲社稷太

牢二神共言故孔謂社稷共牢通典引王制天子祭社稷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不言其數回謂社稷之說異一日二神二日四神社壇稷壇近制為兩同一牛羊豕可乎是必各一牛一羊一豕也近世群祭社有二壇一曰稷各用一羊一豕但三獻古之禮盡廢惟社稷之祭春秋二仲二戊學校釋奠春秋二丁皆用羊豕三獻此為古禮而天地宗廟郊祀明堂人主之祭亦不過三獻而已則非古禮矣所以社稷共牢孔傳無據

祭天燔柴薦血腥薦熟之疑

紫陽方氏曰郊禘之事有全胥回前已書之謂郊於天禘於廟所殺牲四體俱全而不解剖之也康成以全胥為豚解無體則何以全為回已辯之矣陽祀用騂牲回前已書之所謂騂牲者

犢也而色赤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犢也郊特牲特一牲也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養牲必養二也然用則一而已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通典曰牲用一犢而周公卜洛乃曰用牲于郊牛二孔傳偽撰之文謂一牛后稷配天之牛也然則祭天之犢一牛而已一牛全胥不解割則焚之之後所謂牲入所謂薦血腥薦熟乃用何等牲乎通典七獻之文回謹條書之而具所疑于后

據通典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饗商人禘饗而郊冥回謂此禮記之文漢儒所云大抵難信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乃廟祭也鄭玄以為冬至祀天圜丘為禘決然非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裸也以鬱鬯之酒

灌地以降神也宗廟有灌祭天無灌禘廟祭也故有灌使其為祭天則何灌之有爾雅釋天曰禘天祭也惑於漢儒鄭玄等妄說耳

據通典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回謂大宗伯在前曰以禋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注禋之言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師仲云實柴實牛柴上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又曰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回謂以圜丘與禋祀實柴禋燎合為一祭康成之說也杜佑因而從之然分為三則禋也柴也燎也三其牛而燔之乎天用犢日月星辰風雨師同時祭乎異時祭乎各燔

一牛可用犢乎康成又添五帝實柴則祭天之時五帝同祭乎別自祭五帝乎五帝又用五犢乎如此則用八牛也但用一犢則以一天而包五帝日月風雨之神雖四而實一乎大可疑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次第列太簇姑射蕤賓夷則無射而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云五變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為宮云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地示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康成謂此三者皆禘天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如此則又非天又非帝又非五帝乃天之北極星地祇則主崑崙如此則非地之全體西域崑崙之山不在中國何以謂之地示人神則主后稷如此則禘祭既以為祭天又

以為祭地又以為專祭后稷皆惑衆之言也康成又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復合樂而祭回攷之正義宗廟二裸七獻共為九獻祭天無裸七獻祭地無裸三獻今乃謂祭天地有裸可乎康成又謂此祭天圜丘以鬯配所以杜佑因之於此下文曰配以帝鬯而感生帝之祭始曰配以稷皆欺世誣民之論以祭天為禘祭已太繆矣謂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以后稷配天之天為感生帝康成之說出緯書決不足信而劉歆言六變以致天神地祇皆降皆出乃若白日見鬼可乎禮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有云齊之日及見其所為齊者先儒謂此之所見乃妄也人鬼殊塗祭而見齊而見白日見鬼可乎據通典六牲用一犢回謂牲用一犢即是特牲說有所據前已

書之但實牛柴上而燔之矣乃後復云牲入薦尸血腥薦熟果何牲乎郊血二字亦說不分曉

據通典云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回謂此乃劉歆周禮司服之文王之吉服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文先儒解說並不分曉曰帝曰上帝曰昊天上帝曰皇天曰惟皇上帝一而已矣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一而已矣析天與帝而二之則有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也帝也其實亦一而已矣此乃周公為成王制禮作樂之事前代未之有也漢儒創五帝之說蓋自月令已有之而其所從來則自秦創西時祀白帝始司馬遷以為僭端見矣

事西方之白帝本無義理戎俗邪說至於四

時四帝尤妄矣漢高祖增黑時為五帝此事五帝漢儒耳目自幼學至壯惟見國家之禮如此豈敢非議故撰造古禮符同漢儀劉歆周禮亦其一也若但曰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引冬至園丘為說則冬至天寒可以大裘矣附以祀五帝亦如之則雖曲為說而不通回駁一一辯之祀昊天上帝一犢王服大裘七獻則惟有昊天上帝一尸若五帝者同祭於一園丘乎或用五尸乎別用五犢乎如此則鄭玄之六天也六帝也天豈有六乎若正如杜佑下文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火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則今之所傳月令猶存鄭玄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周近郊五十里夏赤燿怒中央含樞紐秋白招拒冬協光紀杜佑因之曰各於其方

之郊去國五十里築方壇亦名曰大壇如此則是五時迎氣之祭五行之一氣非天帝之帝四月立夏七月立秋六月王土人主出五十里之郊服大裘而行禮不亦太燠乎玄服黑羔裘玄衣則冬至之服也五時皆可乎繁文皆不必辨大節俱已舛差况冕服之禮廢於秦不復於西漢而東漢明帝復之無大裘而冕無旒之事學者當可以一笑而置之可也且鄭玄以緯書所撰五帝五名如靈威仰赤燿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與夫耀鬼寶之異名北辰以藜昊天上帝政如緯書之名皆以三字曰含文嘉鈞命決援神契之類屢書不一書於箋注之間有同兒戲可謂假儒而杜佑祖襲其說亦不得為通儒也五帝別當詳辨

據通典云園丘禋祀配以帝嚳小字引禘嚳郊稷而引大宗伯注云園丘以嚳配之回按禮經經文曰禘嚳而郊稷乃是禘嚳於廟而非郊也郊稷者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左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之祖后稷也中居南向為太祖廟祖之所自出帝嚳也禘祭於廟則於太祖之廟西室東向嚳居中而以稷配之或謂但祭二位或謂群廟之主皆與朱文公與陳祥道其說不同此未暇論畢竟郊自郊禘自禘以郊為禘康成之曲說以帝嚳配園丘冬至之祭經無所見獨康成杜撰而杜佑飾說以從之

據通典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

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配以稷日用辛其配帝牲亦騂犢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云黑則叶光紀皆用玉歲之正月郊祭之后稷配

天配靈威仰也回謂感生帝古無此說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之言始云耳履跡吞卵吞茨固有之指定靈威仰以為周家感生之帝則決不然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思文后稷配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參三詩之說為杜佑並不通祈穀則又有夏祈穀左傳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玄注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穀元日乃正月旦日如何郊注上辛萬一正旦立春則迎

氣東郊與祈穀國南五十里同日兩祭乎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稷為祖以鬯為所自出禘之於廟其說無瑕此所謂因以祈穀國南太壇又非地上之園丘用王之辨別當攷說杜佑附會康成以郊為禘以稷配太壇之感生帝回不敢從

據通典又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方壇亦名太壇回謂今月令其文具存呂不韋之所為也而秦未帝天下未稱天子不見施行不知周家嘗行之乎若以周禮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附會曲說則立夏立秋六月土王之日天子不可衣裘又不知中央土之壇其地安

在此五壇之外有地上園丘澤中方丘謂非人力又別有國南祈穀之太壇又有國中宮內右社稷之壇及六宗風雨師之壇不一而足然周禮中並無南郊北郊字惟鄭玄注有之禮記中有東西南北郊字在月令禮器中有南郊字所謂園丘之南郊孝經緯始見之

據通典總論園丘祭天之事其第一節曰掌次張氈案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樂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回謂王親牽牲而殺之詩所謂執其鸞刀啓其血毛以刀割其左耳取其血與耳之毛以薦詩言廟祭於郊亦同然射人乃有王親射牲之語射至於豕漢武亦射牲以刀以射而說不同

據通典祭天第二節次則實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回按郊禘之事用全脊則牛不割也用一駢犢而薦血牲在燔牲之後則可疑禮器郊特牲兩言郊血則似以血為先薦者今杜佑以血腥之薦在此後則一駢犢之全體燔於柴矣別何所取牲乎鄭玄以豚解解體為全脊祭天之牲可七解乎必無是理回所以不容不辨○據通典祭天第三節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反牲尸入樂奏三夏回謂第一節王親牽牲而殺之第二節實牲體玉帛而燔之則所謂一駢犢者燔之矣此第三節所謂王反牲尸入果何牲乎得非周公相洛用牲于郊牛二其一薦腥而燔其一薦熟而享歟不容不疑敢問

據通典第四節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回謂此第四節薦血腥者果出何牲前一牲已燔矣所入之牲乃第二牲乎

據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之後為朝踐之獻王酌瓛爵泛齊獻尸一獻也大宗伯酌醴齊亞獻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前王酌盞齊大宗伯酌緹齊亞獻則三獻四獻也尸食王酌泛齊酌尸獻也回謂饋食之禮薦熟天地宗廟皆有血腥爛孰第不知降神未入尸之前既已燔全體一犢後乃再有牲一則二牛乎不可不疑敢問生民后稷配天之詩有曰取羝以軀有曰上帝居歆說者謂既以後復有牛羊豕天唯一犢古禮難改鳥知祭天之饋食不用羊豕乎鳥知已燔一牲之後不以存牲取血腥乎

秦用駒犢羔數 三年一郊自秦始

紫陽方氏曰秦以四時祠上帝四仲之月駒四又有黃犢與羔各四生瘞埋無俎豆秦雖戎制禮亦必有本則喻乎此用牛羊豕犢或不以一秦無人主出郊之禮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旬拜於咸陽之旁通權一此乃後世三年一郊之祖

漢五時五帝之始漢親郊之始近世郊禮數事之非

通典曰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此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

紫陽方氏曰此漢祀五帝之禮周禮五帝並係劉歆捏合偽尚書傳注五帝晉魏間人為之附會好時增添司馬遷五帝座之

說星家附會文帝始郊幸雍祠五時作渭陽五帝廟則時而又
有廟又立五帝壇新垣平誅乃不親祀一帝而五帝之古無此
禮武帝即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而五時猶存太一壇三垓五帝壇環於其
下各如其方至此方見得天之一帝為太一而五方五行之氣
雖為帝但環壇下亦庶矣近世郊天必合祭地而並有一祖三
宗共用六犢止於三獻主上一獻親王皇子亞獻三獻者薦腥
而無薦熟其鄭玄所謂北辰耀魄寶曰天皇太帝者尚存郊壇
第一獻李秀崑非之如此則七天七帝也而可乎

陳祥道論近世郊天之非

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胥國語曰郊禘其美

大羹其器犧尊疏布罍禘杓豆登鼎俎簋簠匏爵之類詩曰于登

記曰器用陶匏太宗伯凡祀天神祭大示蒞王魯省牲饗奉王

盛記又曰以共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奉郊禘之盛則郊

有簋簠其藉蒲越藁秸記曰莞簞之尚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

可知矣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

其服大裘衮冕其措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而王北面示

北而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祀之禮居

陰之義推此則圜丘之上王北向可知也記又曰大明主於西

郊王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猶王燕則主膳

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答

禮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

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

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神於圜丘謂天好陰

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示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

圜立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

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席有六

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多靡而匡衡劉向之徒

邪正異同之論蠡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

祭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

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

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血腥爛熟之異

孔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

熟注云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先王三

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群小祀也爛沈肉於湯也血腥爛熟遠

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已正義云血腥
爛熟遠近備古今也者或血為遠腥次之爛稍近熟最近遠者
為古近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凡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
腥爛熟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
後設腥與爛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
與爛一時同薦凡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
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具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薦血此
文具也若群小祀之屬惟有薦熟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
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又
曰血於人食為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爛漸近○紫陽
方氏曰血腥爛熟禮器郊特牲兩出正義皇氏此說謂據設之

先後一祭之中兼有此事郊特牲皇氏始謂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熟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此說似是然天子
諸侯禮已不同天子有郊諸侯無之郊血與凡祭天地禘祫天
子之禮古已亡諸侯無郊丘禘祫惟祭社稷山川宗廟亦有血
薦三獻謂社稷五祀禮經本指天子以上古禮俱亡惟有一獻
熟乃卿大夫以下之禮今儀禮特牲饋食二篇是也凡祭之名
物多寡升降今人皆以此推之古之郊天祀地禘祭祫祭大享
明堂禴祠烝嘗社稷五祀天子所行之禮無一而存矣譬之朝
覲會同惟有一覲禮僅存也儀禮十七篇凡祭祀惟特牲少牢
有祀而已劉歆周禮祈天神地祇人鬼而有禋祀昊天上帝與
實柴禋燎俱煙也以血祭祀社稷五嶽與狸沈鬴辜鬴手皆殺

牲也享先王之禮各為六而肆獻裸饋食禴祠嘗烝其說文而繁至李心傳讀禮器此章則謂郊血上帝全烝而不獻腥楚語謂之全烝然回已書在先通典祭先燔柴則焚牲焚玉幣矣始迎尸入牲薦血腥爛熟心傳果何見而謂祭天不獻腥乎祭天七獻有尸有配一全齊焚之而已則不亦簡乎心傳史學其於經耻其未讀丙子年取九經一讀之不兩日遍一經二經三經書其所讀之大綱三禮辨其一也回謂心傳之學走馬看錦非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者也學易尤踈鹵易之為書可取程朱二家及其先君子隆山之說一質而略抄乎他所謂誦詩訓春秋攷讀書志皆一讀不再讀而率然筆記者也大饗謂宗廟之禮然不辨禘祫四時兼血管腥熟乃舊說中祀三獻不

獻腥回謂社稷獻血亦獻腥惟一獻熟無他異心傳以為陳饌於奧乃特牲少牢迎尸坐之於奧之禮也心傳以為舊說非是回則謂心傳說多非是

附論專席受酢為苟敬大饗諸侯相饗三獻之介諸侯使儀禮有苟敬之文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卑也正義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春秋時則禮異伯國之卿禮同子男鄭人享趙孟備五獻杜預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

次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故季武子如晉受三獻苟敬二字出儀禮注苟且也假也疏曰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而且敬之○紫陽方氏曰古以使為上介次介三獻之介四字指諸侯之使也國君饗之或燕之賓辭讓彼亦苟敬也國君徹重席而以專席受其酢亦苟敬也且敬而已也

小子掌祭祀羊全胾豚解折俎之疑沈辜侯禋一牛一羊二牛二羊之疑剝解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鄭司農注羞進也羊肆體薦全胾也羊殺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為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紫陽方氏曰正義從後鄭非也郊禘之事

有全胾康成以禘為祭天非之尤者故一非而百非郊祭天有全胾禘宗廟大祭有全胾其全體也康成以豚解訓全胾亦非也先鄭讀羊肆之音為肆陳之肆又音賜康成以為羊鬻音剔意謂祭而用羊非祭天殊不知宗廟之禮有牛有羊有豕以禘為祭天既非矣又疑祭天不用羊故非之又非李心傳引王安石肆其體而進之未知其從何音何義心傳謂天子宗廟之祭腥其俎不害於全胾熟其殺然後體解為二十一回謂如此則全胾一牛一羊一豕也體解二十一又一牛一羊一豕也嘗疑祭天燔柴已焚全胾之一犢後乃迎尸入牲別用何犢心傳兼取全胾體解且姑以羊言之薦腥者一全胾之羊乎薦熟者一體解之羊乎先鄭一說後鄭一說王介甫一說李心傳又一說

學者詳之然回欲從先鄭但一疑二羊而用乎二羊而各腥各熟乎○小子又曰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候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鄭司農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岬祈讀為刈音機又古愛公內二反刈岬者釁禮之事用毛牲曰刈羽牲曰岬岬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候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岬而志反釁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雜記曰宗廟之器成則以釁豶豚○紫陽方氏曰刈岬之說後鄭用釁法解李心傳不從祈字為刈則釁與否何從回謂亦不足較矣釁鍾以牛齊宣欲以易羊則古者牛羊豶豚雞之血皆可以釁後世廢其禮久矣釁社稷

之壇釁五祀之所謂門行竈雷諸主乎抑各以其物乎

附論大夫士正祭體解君有腥爛熟

鶴山小子職要義標題曰大夫士正祭即體解君有腥爛熟其文豚解則士喪禮特豚四鬐去四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回謂如此則解馬解牛解豕凡四肢皆名之曰豚解可疑若然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解而爛之醢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紫陽方氏曰鄭玄之非以全胥為豚解曰四解其體又曰七體則非全胥也故正義依康成之說者其說多不通大喪禮豚解為四而祭非略也許權用盛禮不拘於折俎二十一也全胥非豚解郊非禘禘非祭

天先立定此說方可破後鄭之惑

羊人掌羊牲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去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候穰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紫陽方氏曰王介甫謂飾羔鴈以續乃贄見之禮非祭祀之事李心傳衣文繡之說事出莊子恐先王不然匈奴谷量牛馬不言羊可知也王者有天下十二閑之馬僅三千餘匹官吏牧圍養之者六十餘人周禮不可信也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天子以天下之大共犧牲祭祀而牧人以無牲告無牧地乎無牧之之民乎請布旋買此不足信近世餘杭南渡藉越羊以給内外之

用則有買矣然亦置牛羊司劉歆周禮待王者若窮乞兒之家悲夫

豕人官亡

紫陽方氏曰牧人通掌祭祀六牲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各掌一牲豕人當在冬官而冬官亡矣馬牲則別置官甚多○射人職祭祀贊射牲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漢武封禪泰山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

犬人掌犬牲

秋官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剗珥沈辜用駢可也凡相犬牽者屬焉掌其政治鄭司農伏謂伏犬以王車轆之瘞祭地曰瘞埋也○正義已祭祀共犬牲犬是金

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犬有兩義按說卦艮為狗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為言故也李心傳體全曰拴伏輒祭也生民曰取羝以輒故鄭注聘禮犬羊皆可用

槁人掌豢犬

槁人苦報反掌豢祭祀之犬鄭氏注養犬豕曰豢不於饌人言者共至尊雖其潘瀾上芳袁反亦作番下魯旦反豕餘不可褻也豕即殘字○紫陽方氏曰經文言豢犬不言豢豕省文也舉犬則豕可知也故鄭注兼言犬豕禮君子不食豢腴故牛羊取腸胃以為祭饗之俎而犬豕之腸胃不用惟豕取其膚則有膚俎豕不剥皮而牛馬各剥其皮以為皮革也潘今米瀦也亦曰

米泔曰潘瀦豕餘古語也今之殘羹剩汁棄餘之物以缸甕盛之人家及食店每晨則有豢豕之人取去以和糟糠飼豕豢犬則今人不以為祭祀賓客之用以田獵以守吠而犬豕二畜尤穢野放之豕豈可以為賓祀之用乎然則周公制禮雖臭穢殘餘之汁亦有所用豕人犬人令其徒晨取於庖厨也

雞人掌雞牲

春官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云○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鄭司農讀釁為徽未詳面禳四面禳玄注釁廟以羔門夾室用雞正義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諸侯無之故齊詩有挈壺氏之制○紫陽方氏曰因王膳用六牲推至賓客祭祀無窮焉

古今攷卷之三十二終



